

株洲日报

ZHUZHOU RIBAO

神农周刊

2025年5月25日 星期日

乙巳年四月廿八

第24006期

今日4版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43-0005



中共株洲市委主管、主办
株洲日报社出版

株洲往事

那年毛主席经过攸县洙水河

刘湘林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

1965年5月21日，毛主席在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等领导的陪同下，从长沙出发乘专列到醴陵，然后转乘小汽车前往井冈山。毛主席乘坐的汽车，是湖南省委安排的一辆银灰色苏制吉姆车。笔者曾在韶山纪念馆见到这辆汽车，车辆没有空调设置，天气炎热，车上放块冰降温。

下午3点多钟，重上井冈山的小车队进入攸县县城。攸县县城历史悠久，古称梅城，城边有条古老的洙水河。该河由井冈山山泉汇集，上游经醴县、茶陵奔来，至攸县又汇集了洙水河，河面比上游就更宽阔。洙水穿过攸县经过衡东，流向株洲，进入湘江。毛主席在井冈山时期，曾多次经过洙水河上游。

小车队要向井冈山进发，必须在攸县过洙水河，而在1965年时，攸县洙水河上还没有建公路桥，过往车辆过河都是用船渡。时值初夏时节，河水上涨。这里被列为警卫工作重点。出于不惊动地方政府和安全考虑，外界都不知道毛主席经过攸县并在县城边过河，就连攸县县委领导也仅知道有重要警卫任务，也不知道毛主席要经过攸县。

初夏的攸县，阳光从云层中透出，天气有些闷热，但洙水河边凉风习习。小车队十辆小车、两辆中型面包车，分四批从北岸县城潭家码头乘渡船到达南岸。

据当时在攸县公安局任秘书股长的李龙芬回忆，他和公安局的胡兆雄同志当天下午2时许，奉命到西门渡口参加警卫工作。他们到达时，县公安局领导徐利生和回忠固、赵观德同志随同省公安厅副厅长高文礼在轮渡上迎接，张正岩、贺深海、陈长生等同志在河南码头。下午4时5分，第一辆小车抵达渡口，接着开来了红旗、奔驰、伏尔加牌轿车八辆，车窗玻璃都用布帘遮挡着。这批轿车一到，立即分批乘渡船过了洙水河。随后两辆中型面包车抵达渡口，一辆是生活车，有床铺、蔬菜、液化气灶等物资，一辆载有通讯器材和摄影设备。李龙芬他们不知名的小轿车也同时抵达。当前面的面包车开上渡船的时候，坐在吉姆车左边的首长从半躺的车座上坐起来，用右手撩开车窗窗帘，侧身环视河面。李龙芬突然一惊，是毛主席！差点就喊出声来。一时紧张、激动、兴奋交织在一起，手足无措，呆呆地愣愣约莫十秒钟，司机已发动汽车准备上船，毛主席这才选上窗帘，躺回车座上。指挥渡江的旗手也认出了毛主席，待轮渡到了河中心，他还是左手举着绿旗，右手不停地招，两眼注视着车内……

毛主席撩开车窗窗帘，侧身环视洙水河及两岸，想看什么呢？司机赵毅雅回忆说，毛主席当时告诉护士长，谭震林就是攸县人，谭震林的老家就在洙水河边。也许他又想起了跟他几十年搞革命的谭震林，也想起了井冈山斗争的风云岁月……

两年后，在毛主席坐轮渡的地方，国家拨款修建了攸县洙水大桥。这座桥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四孔双曲，桥长235.4米，高12米，桥面宽7米。从此，天堑变通途，攸县县城边洙水河上，终于结束了靠渡船过河的历史，有了第一座宽阔宏伟的大桥。人们说，这是毛主席关心攸县人民修建的幸福桥。如今，这座桥仍然完好，桥上人来车往。

大桥见证着毛主席对老区人民的深情，见证着祖国的沧桑巨变，更可喜的是，如今在攸县县城洙水河上共有三座桥——在洙水大桥上游不远，兴建了通向井冈山的铁路桥，在洙水大桥下游不远，兴建了洙水公路二桥，过洙水河更加畅通无阻。每当人们畅行在洙水大桥上，便会想起当年毛主席在这里渡过洙水河的如诗往事。

东山讲学首开席 湖湘刻书第一家

茶陵陈仁子的刻书往事

舒怀 罗逸群



当地村民收藏的东山书院刻印版，字迹依稀可见

株洲文脉

“遗子千钟粟，何如一屋书。”这是哲人的爱子观。宋代茶陵陈天福不惜钱财教子读书，其孙陈仁子倾囊办书院嘉惠士人，不但使子孙成大器，而且传承了传统文化，成为我国文化史上的佳话。

陈天福，幼小知书达理，颇负才名，但科场不济，未能成就功名。青壮年时致力农商，家境渐丰。但他并不做守财奴，而将钱物用于救济乡民与教育后代。一方面，他扶贫救孤，粟米济人，凡乡邻有求必应，人称陈长者；另一方面，他聘请名师严教子孙，希望子孙辈能光宗耀祖，振兴一方文化与教育。

陈天福生有三子。长子兰孙，字季方，宋淳祐十年(1250)进士，任户部左曹官。次子桂孙，字季云，潜举，登侍郎。三子辰孙，潜举。桂孙有子二，长子名正子，字德甫，登仕郎；次子名仁子，字同甫，南宋咸淳十年(1274)潜试第一，中进士。

陈仁子极负才名，中进士后本想一展才华，实现胸中抱负，恢复大宋江山，无奈不到五年，南宋灭亡。为保文人气节，入元不仕，隐居故里茶陵城郊东山，筑东山书院，因号古迂，故又称“东山书院”为“古迂书院”。他在书院聚众授徒讲学，潜心著书立说。在办书院，做研究的过程中，深感图书的重要，所以，陈仁子一方面办教育，另一方面致力于刻书事业。根据我国出版史料及地方志记载，他以刻书规模之大、刻书之多、印刷之精著称于元代，成为元代著名私家刻书者之一。在元代严密控制文化的氛围下，陈氏实为湖南刻书第一家。

传世《文选》

关于茶陵东山书院之历史，嘉庆版《茶陵州志》卷一三有记载：“东山书院在州东北，宋进士陈古迂，名仁子，读书之所，遗址存。”同治版《茶陵州志》卷一六云：“陈仁子，博学好古，辑《文选补遗》四十卷，营别墅于东山，人固呼为东山陈氏。”

叶德辉在《书林清话》卷四中，对陈

仁子东山书院刻书一事记述甚详。“有名为书院，实为私刻者，茶陵东山书院、陈仁子古迂书院大德己亥三年(1299)刻《增补六臣注文选》六十卷，清丁丙《善本书室藏书记》著录为明翻宋本。大德己巳九年(1305)刻宋沈括《梦溪笔谈》二十卷，见丁志(即丁丙《善本书室藏书记》)。元年号刻《文选补遗》四十卷，见《天禄琳琅》，云：‘目录后有茶陵东山书院刊行本记。’叶又在《书林清话》卷四《元私宅家塾刻书》中说：‘古迂陈氏家塾刻《尹文子》二卷，见张志(即清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记》)，云宋刻本。按此疑刻《六臣注文选》之陈氏古迂书院，张志列入宋本，误。’

这里可以看出，本来是陈仁子所刻的《尹文子》，到了藏书家张金吾的手中，却误认为宋刻本。这一方面是张氏爱日精庐所藏之《尹文子》，系书贾抽去序跋书牌，伪作为宋本出售，使张金吾这位著名藏书家上当受骗；另一方面也说明陈仁子古迂书院刻印之精湛，成书必精品，可与宋本媲美，使张金吾这位善辨版本的老眼，也确认为宋本。

陈仁子东山书院所刻之书，究竟有多少种多少卷，目前尚无定论。据历代诸家书目记载和现存传本统计，有《增补六臣注文选》六十卷、《梦溪笔谈》二十六卷、《文选补遗》四十卷、《新刊补注文选纂注》十二卷、《牧菜胜语》二十卷、《二稿》八卷、《尹文子》二卷、《说苑》二十卷、《迂语燕说》三十卷、《韵史》三百卷、《唐史厄言》三十卷、《叶石诗话》三卷、《考古图》十卷等十三种。

“《文选》烂，秀才半。”《文选》为历代文人士子必读书，也是从事学术研究或科举仕途必经之门径，但历代辗转翻刻，真本难见。陈仁子为宋代遗臣，搜集历代善本，将梁萧统辑，唐李善、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所注之《文选》真本刊刻传世。此书成于元成宗大德三年(1299)，刊刻精良，所印复本不多，传本罕见，现仅有北京图书馆藏九卷，已收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和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刻版图录》。此书明代洪梗平山堂有仿元刻本，仍以此本为底本，正文仍为六十卷，故行款悉依原本，后附陈仁



北京图书馆收藏的东山书院刻本《梦溪笔谈》

子撰《诸儒议论》一卷。

傅增湘在《藏园群书经眼录》中，对该书也有详细记载，足见它在《文选》流传过程中起承上启下的作用。本书甚为稀见，为元代湖湘间惊人秘籍，当为中国典籍之瑰宝。

孤本传奇

元大德九年(1305)，陈仁子东山书院著名刻本为《梦溪笔谈》。该书为蝴蝶装，别具风格，传本甚为罕见，今仅北京图书馆珍藏一部，为海内孤本。陈仁子刊刻的《梦溪笔谈》印纸很有特色，近年在北京造纸专家反复鉴定分析，认定为特制皮纸印造的，纸的表面有一层白色的石灰质，具有防潮、防霉、防霉等作用。此书传世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但其用纸宛如新印，毫无霉变现象。

《梦溪笔谈》的北宋刻本，早已亡佚。南宋孝宗乾道二年(1166)扬州州学刻本，入清后也散佚无存。因此，现在珍藏于北京图书馆的元大德九年(1305)茶陵陈仁子东山书院刻本，当是海内外最早的《梦溪笔谈》存本。此本原为元、明两朝内府内閣藏本。开卷有“东官书府”、“文渊阁”两方朱印。弥足珍贵。入清后，该书又成为著名藏书家汪士钟“艺芸精舍”珍藏之秘本，书中钤有“汪士钟印”白文方印。嗣后散出，辗转流落香港，为香港某收藏家所得。1956年，该收藏家拟将一批古籍善本拍卖，是书也在其中，当时海外一些国家和地区蠢蠢欲动，拟重金购买，周恩来总理得知后，拨巨款收买此批国家善本回国，并交由北京图书馆保存。

陈氏家塾刻本《尹文子》，现也为海内孤本，今藏于北京图书馆，其用纸甚为考究，印刷也很精良。元大德年间所刻《说苑》，虽有残缺，但也是惊人秘籍，今只有北京图书馆藏有一部。周叔弢《说苑藏书题识》中云：“余曾见大德壬寅(1299)，刊刻精良，所印复本不多，传本罕见，现仅有北京图书馆藏九卷，已收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和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刻版图录》。此书明代洪梗平山堂有仿元刻本，仍以此本为底本，正文仍为六十卷，故行款悉依原本，后附陈仁

功在千秋

陈仁子撰《牧菜胜语》二十卷、《二稿》八卷，始刻于元大德年间，由于时间久远，元大德年间初刻本早已亡佚，仅有清初影抄本传世。影抄本原藏清人徐梧生家，梧生逝世后，其藏书散于京津书肆上，1927年书贾李文杰收得此书。因世所罕见，更显珍贵。藏书家周叔弢先生以重金购藏。1952年，周叔弢先生将家藏善本书七百五十余种捐献给北京图书馆，此影元抄本也随之归国。是书《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七十四别集类存目一著录为：

《牧菜胜语》二十卷，《二稿》八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宋陈仁子撰。仁子字同甫，号古迂，茶陵人，咸淳十年潜试第一，宋亡不仕。是集名曰“牧菜”，言牧牛于草菜间也。初稿题其门人李懋宣编，二稿题其门人谭以则编。观卷首徐德、邓光荐、萧龙友序，则仁子盖自定之，托记于门人耳。仁子作《文选拾遗》，黎真德秀文章正宗之说，进退古今作者，若有特识。今观所作，则殊为猥滥。诸序皆推其《南岳赋》，特以压卷。邓光荐比之相如，萧龙友比之班固。然赋所云“卓高冈兮争长，走平壘兮要荒。方各有山，山各有洞。譬诸观水势之澎湃者，必航大海七泽之汪洋，汎花谱之繁丽者，必漱大江林岳之低昂”，恐马、班决无是语。又多以表后骈语，语录但字入之古文。如《与衡州邹府教书》，通体皆散文，而其中忽曰“士修于身，将用于天子之庭。春风莘野之耕，而升陞之规模已定。夜月福溪之钓，而牧野之体段已成”云云。不惟自贻、欧以来无此文格，即“春风夜月”四字，尚可谓之有根据乎。殆好为大言者耳。

陈仁子之生平事迹，鲜见记载，近年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所编之《湖南省志·人物志》也未能将其收入。不过从零散的资料中我们仍可看到，宋代茶陵陈仁子确是湖南最著名的刻书家、著述家、教育家。他在宋元易朝换代之际，不为浮名和富贵，甘于淡泊，竭尽平生精力和财力，为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中国刻书事业上留下了光辉一页。

古韵悠悠洙山村

周慧文

应政府号召，保护古建筑群，他选择了在保护区外新建房屋。尽管新、老居的距离也就两公里远，可安土重迁的老人会有多么伤心？恋旧情深的中年人会有多么不舍？

当我们看到一栋栋以窑砖筑基、墙体夹杂各个时期的陶瓷碎片的老房子，大多门上是一把锈迹斑斑的大锁时，我们同行的村干部说：“这些房子的住户都哪去了？”村干部说：“有的到城里买房住了。有的在外面建房了。”我想，无论是自愿还是被迫，每户人家在撤离时，都应该到结过，不舍过，伤心过。

“古建筑绝对是一个宝藏，越往后越能体现珍贵！”这是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当年为保护北京的古建筑和城墙奔走呼号时所

文旅株洲

株洲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株洲日报社合办

花时微雨，撑一把伞，在群山怀抱里，在鲜花嫩叶中拾掇旧瓷，探访矿洞，逸念豆腐，走走停停，道途遥遥。

走着走着，忽见一小层特别浓密的绿色东茅草叶。同行有人诡异地一笑，说：“披开绿叶，会有惊喜。”惹得我们这群人，站在原地不动，好奇心却驱使我们不断地怂恿着他人前去一探。最终有一胆大的为了满足大家的好奇心，走上前用双手拨开绿叶，一股冷冽的寒气好似远古时期就在这里沉积，突然被打开了口子，朝我们全身袭来，让洞口的我们从头到脚打着寒战。这是一处废弃的采泥矿洞，在洙山村，这样的矿洞很多，有的已完全荒废，有的依然被村民所利用，如一处洞，在夏日炎炎的时节，成为他们天然的冰室。还有个矿洞，成了村民办农家乐的“风水宝地”。酷暑难耐时，远道而来的客人，坐在这清清凉凉的洞口，吃着洙山豆腐、洙山糯米饭，好不惬意。

我们用中餐的农家小院有两栋房屋，一高一低错落落于山腰。主人不仅想尽量维护原有的自然生态环境，而且是个非常懂情调爱浪漫之人。在绿叶繁茂的藤架里拾级而上，两边的地面都绿草如茵，直到大厅门口都绿油油的。这就令我很是惊喜了，因为我们乡村里如果在同一块地上建两栋房，一般都会平行地建于同一高地，而且房屋的前坪一定是白晃晃的水泥地。这么别致、有创意的建设肯定是近几年才为之的。听说主人一家本是住在月形湾古窑对面那套土老屋里的，如今经济条件好了，想改善居住环境，可为了响

“瓷片不落地，不下河”的窑业管理制度，让洙山的山顶、山腰、山间、山洞，到处都是泥土中包裹着的旧瓷片，站直身子伸手从山腰的黑泥土里抠出一块旧瓷片，揉捏着其中的尘土，会想：这里到底是先有了山，再被破瓷覆盖了？还是先把破瓷堆成山，再历经风霜，被一层一层灰土掩盖？几百年风雨的沉积、酝酿、勾兑，旧瓷与山土已融为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它们共同孕育着山上的花草树木，这不，红艳艳的杜鹃花，深蓝深蓝的风信子，洁白洁白的



蜿蜒在群山之间的洙山古村落